

乡愁大理

春耕

■ 陆向荣

春耕，是童年记忆里永远的乡愁。

记得在滇西横断山中那个叫咱烈村的村庄，天寒到了极点，就立春了。

立春，是春破土而出。此时，勤劳的母亲刚收割完地里的小麦，就背上竹筐去采集树上的嫩叶堆到田里，等雨水到来的时候将它们捂在水田里，那就是最环保最原始的生态肥；而父亲将圈里的农家肥背到田地里，整个坡坡地一个个黑黑的粪堆，如大地的乳房；爷爷早修好了山后的土沟，抬出藏在墙角的犁敲敲打打，看拉犁的千筋有没有破损，看生锈的犁头有没有缺角……这一切，都只能算春耕。现在，饱满的种子，还在瓦缸里沉睡；圈里的耕牛，依然在栏中不紧不慢地吃食，村里的农人刚喝完一杯苞谷酒，聊着去年的收成……

一切都已就绪。春耕的大幕，要等一场雨水来拉开。

布谷鸟飞功早耕，春锄扑扑趁农时。清明前后的咱烈村，布谷鸟的歌声刚从林中传出，一场难得的春雨便将地里的桃花纷纷扬扬打落下来，土地被染成了星星点点的粉红，真正的春耕开始了。斜风细雨中，父亲在早已平整好的秧田里撒下稻种，被雨水浸透了稻种，张开它鹅黄的小嘴，滋滋滋滋汲取着顺沟而来的雨水，将嫩绿的叶片伸出土壤。母亲找着锄头，走进父亲平整好的山地，轻轻一挖将玉米籽扔进去，用脚一划划平就行了，玉米是最好种的庄稼，如咱烈村穷人家的孩子一样，不用费多大事就长得好好的。

春耕的高潮，是以高亢婉转的牛歌为鼓点的。

谷雨过后，咱烈村的雨水越来越密集了。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父亲第一个下田，他裤腿高挽，一手扶木犁柄，一手执牛鞭，吆喝着两头膘肥体壮的大牯子悠然穿行在水田。母亲已去了山脚小河边的秧田，用浸泡好的稻草将苗畦的秧苗一捆捆绑好。爷爷顶着个蛇皮袋改缝的雨衣，顺着隔年的老田埂，奋力用锄头把田泥一锄一锄地铲到田埂上，再铧铧有力地用锄头踏平整，他时不时抬起头，左顾右盼，看看田埂宽窄高低是否达到要求。

在咱烈村，劳动的姿势最美！

尽管村里的小学这时已放了农忙假，可孩子们也没闲着。耕牛去田里耕作了，圈里还有母牛和两头活蹦乱跳的小牛犊呢，还有一窝小猪也用它淘气的小嘴拱着圈门，男孩子放

牧，女孩子则负责做好午饭送到田头。等把猪牛赶到了田边，孩子们就加入到了春耕的队伍，有的拿着镰刀，有的握着小锄头，这里挖个坑，那里刨条沟，尽管汗水和泥灰沾满了脸颊，头发上沾着些草屑和蜘蛛网，犹如一只脏兮兮的小花猫也毫不介意。其实现在想来，尽管那时没有循循善诱的教导，只需耳濡目染，可孩子们懵懂幼小的心灵已懂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道理了。

由于咱烈村的田没有固定水源，一切靠天吃饭，多是“雷响田”，雨下得越大，庄户人家就越忙，如果不及时把田犁好耙好，雨一晴，田里的水也全漏到沟涧里去了，因此无论多累，无论多晚，都要把田耙好，打着火把耕田那也是常有的事。

栽秧那是第二天的事了。咱烈村的清晨，在鸡鸣狗吠中醒来，迷蒙的浓雾在晨曦中渐渐散去，整理好的水田像一面长长的镜子镶在山腰，几只燕子“唧”的一声掠过水田，捕食空气中的飞虫。父亲站在田埂上，把竹篮里的一捆捆秧苗有规则地抛到田里，就看到波纹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母亲早已在田间栽插了，一株株嫩绿的秧苗，随着她起起落落的双手，站到了田间，星星点点的泥浆，溅到了母亲的脸上，她笑笑，面对自己的孩子，又一棵秧苗落下了……

如今，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各种微耕机、插秧机开始在春耕生产中大显身手。春耕时节，无论是乡村，还是在城郊，田野里到处是“轰轰……轰轰……”的机械声，不用辛苦地栽插，庄稼人从炎热辛劳中解脱出来，收入不减反增，这是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皆大欢喜。

看来，记忆中的春耕图，只能当作一段历史慢慢回味了。

然而，尽管高亢的牛歌已在岁月演变的长河中戛然而止，大自然万物生长的节奏却永远不会变。春耕之前，咱烈村的大地是死寂冷清的荒野，到处仍是一派山枯水寒的景象；春耕之后，咱烈村的大地却变成了一片喧闹热烈的绿洲，掩映着满山青翠，一行行秧苗开始发芽，一棵棵嫩芽开始冒头，舒展着不可抑制的力量……

漫步在春耕后的田间小径，举目四望，渐渐绿起来的坡地和梯田从远到近层层蜿蜒铺叠，宛若苍茫天地间的一幅巨幅油画。

春耕，依然是咱烈村的季节里，永远的乡愁！



美丽山村
韩如龙 摄

烟雨马鹿塘，别来春已半

■ 胡巧云

阳光穿透云层，洒向苍凉的山坡，我一回头，身后的树木就全都开了花，一大片。满地的落红毫无倦意，好像是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棵棵杜鹃全惹笑了。暮色开始在花丛中歌唱，而我也在睡梦中醒来。

这是萦绕在我多年前的一个梦。直到有一天，当我站在马鹿塘广袤的山坡上，面向着那些璀璨的杜鹃花时，时光深处的那些梦境与花儿，竟这般地与现实陌路相逢。

薄雾的春天里，乍暖还寒，低垂的天空挂着散不去的乌云，一些古老的以及年轻的核桃树，顺着山势一棵棵站立在一个名叫石钟村的大山腹地，或许，再绕几个弯，便可看到远方的苍山了。也或许，其实我们已在苍山的怀里，就像我们刚刚抵达的小城漾濞，正因为怀揣了苍山的庇佑与滋养，而那么清透高远，灵秀水润。

早春，苍山，丰盈的草木并未按时显现，蓝染透明的天空也还未层层剥离，黄土泛起在崎岖的山路上，与灰暗的天色融为一体，愈发让人觉得，整个苍山苍茫而又寂寥。突然地，这又让我想起了，在石钟村养殖场遇到的那些俊逸的马儿，如若可以，我定是要择那皎皎白驹，逆着时光之流而

上，进入那百年之前的苍山，听闻一场苍山十八溪的风花，静看一场苍山十九峰的雪月。

天空仿佛被一块暗色的幕布遮挡了。站在一棵古老的核桃树下，光阴就像老树伸向天空的千百枝丫，无限地被延展伸展。此时，苍山的春色，不过是眼前次第而上的黄绿相间的田畴，不过是那点点悬挂枝头的春芽和核桃花。但极喜的是，在身后这个叫作“顺兴”的小农庄里，我却吃到了整个苍山的“春天”，那些来自山野的佳肴，一定会让我今生唇齿难忘。

马鹿塘，他们说有万亩杜鹃花海。当我终于站在这个叫作马鹿塘大花园的中央时，俊朗的苍山已被乌沉的天空笼罩，只留下一些孤蝠的线条在高处，偌大的坡地，丘陵起伏，枯草艾艾，那些冷峻寂寥的花儿，在四周开得长风浩荡，华丽炫目，就像是谁心口上的朱砂，一点一滴的飘散在光阴的深处。再看脚底稠密的衰草，遍处落红，那种炫目的艳色与辅呈的草黄，有如繁华与苍凉，华丽与沧桑，人在其中，仿若置身于一幅千年手卷，虽老了，旧了，却依然芳华逼人，虽不动声色，却依然化骨绵长。

至此我认为，烟雨将至的马鹿塘，或者说烟雨将至的杜鹃花

露的古意的。彩衣漫天花飞絮。沿着落叶覆盖的绵软小路，那些相同或是不相同的杜鹃，总是开成不同的姿态，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惊喜。当我们绕过那些嶙峋奇异的巨石，穿过那些古树藤条，荆丛灌木，经过花树下安静吃着青草的牛羊时，我们像是误入了密林深处的孩子，既兴奋又惊愕，却又是那么的小心翼翼，而所有的这一切，让我一度眩晕，仿佛已被溯身于远古，土地，一一呈现。

顺着一朵朵绝世独立的杜鹃花，我们最终抵达了马鹿塘的最高处，也将将迎来一场雨雪。烟雨之下的苍山，野花依然凄凄，林泉依然琅琅，成片的古树如烟如障，杜鹃花更是如眸如盖，艳如啼血，宛如一个个身披红袍的侠女子，于天地之间丹凤豪情，侠肝义胆。

暮色向晚。揽晴之后的马鹿塘，夕阳稍纵即逝，只一两个镜头的光阴，落日便从一树树繁花之后消失不见，此时的大草坪，显得无比温柔，四周的苍山也终于显现出了它为王的气质。只是，马鹿塘的月色不知是否会如时升起？而我终是要在层层暮色的覆盖之下离去。

与父亲相遇的刹那

郁东

回来向，在克昌路口父亲与我一闪而过就是这个五月的瞬间我记下了父亲头顶的草帽沉默的眼神那副至今没有弯曲的脊梁

八十年，父亲一直行走在乡间的那个身影看我的那副表情反复叮嘱的话语至今浮现在眼前

父亲，你八十岁的脚步叠印着故乡多少山水云天就是这个五月的早晨车子一闪而过而你的背影是抹不去的永恒

思念如霞

王雪梅

那真真切切的思念逃一般的越过眼眸飞天成仙坠落天边燃烧出火一般的红炽烈 轻柔 炽烈是您的眼眸如霞光一般红彤彤轻柔是我的心事如霞衣飘飘遮羞羞

霞衣轻柔，欲语还羞垂下眉头，凝上心头霞衣里烈焰汹汹波涛涌流澎湃的心难掩其羞思念还一直漫天漂游

银河里落进霞的温柔还是思念的流银河就是您眼眸闪亮的眸子里如霞的思念如霞的温柔

寻觅

罗家贵

扯不开烟雨的思量独自穿梭在盛夏的清凉玫瑰色的红装娇艳承载不动匆匆的时光

寻一束岁月的光柱汲取天下最美的时光在物欲横流里坚守最初的善良

似曾相识相逢时刻两眼相望企盼留住寻觅的这份隐私却只听见时光封冻了处方

一帧帧擦亮的羽翼在永不止息的翱翔期盼和奋斗的骨子涌动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父亲的手掌

闫建斌

从粗糙的纹络图案中我看见美丽的山河一只斑斓的蝴蝶翩翩飞舞

爱的小溪里我化作一条鱼欢快地游来游去

小小说

献宝

■ 王立智

这一晚，凤羽坝子兰林村的白族农民田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如何也睡不着觉，白天的情景像过电影似的出现在脑海里……

吃过早饭后，村中心的青果树下聚满了男女老少，大家围着一个城里来的商販，那商販国字脸，留着平头，一双小而狡黠的眼睛。只见他铺开一张塑料布，从蛇皮口袋里拿出古玩摆摆在上面。有铜观音、铜香炉、铜墨盒、铜钱、银圆、玉手镯、银耳环、印章、布票、肉票、茶票、粮票、糖票、解放前的钱币、地契、合同、古籍书、家谱族谱。还有一些古字画。只听小平头大声说：“乡亲们，我在城里开了家古玩店，望大家互相转告，家里有这些古玩古物都可以拿出来卖高价，丢在家里也是一钱不值，只要出手就能发财致富。”

接着，小平头又掏出一叠精致的名片，向众人散发，边发边叮嘱说：“如果家里有古玩古物，可按名片上的电话与我联系，我会上门来按质论价收购，决不会亏大家！”

田根也接到一张名片，他匆忙赶回家，他家里也有宝啊！他上了阁楼，打开爷爷生前留下的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爷爷用毛笔在棉纸上抄写、绘制的吹腔剧目和吹腔脸谱。吹腔剧本有“血汗衫”“孟良盗棺”“李进叫街”“龙凤配”“哑子告状”“兰季子会

大哥”“火烧磨房”“柳阴记”“上关花”“窦玉下科”等34本，他随便抽了一本，赶紧回到大青树下，递给古玩老板说：“老板，像这样一个本子能值多少钱？”

老板看见古色古香的手抄吹腔剧本，眼睛一亮：“这样的剧本你还有多少本？”田根说：“整整34本，另有几本吹腔脸谱画册。”

平头老板略一思考，果断地说：“东西我全要了，每本不低于一千元，等我把东西收拾好，跟你进家去看，恭喜你发财了！”田根一听，心里狂喜不已，老板大方，瑰宝出手，几万块到手。他忽又转念一想，这些本子可是爷爷的毕生心血，是爷爷留下的传家宝。爷爷是清末民初村里的吹腔王，著名的吹腔艺人，瑰宝可不能轻易出手啊，再说，还没跟妻子商量，这事急不得，慢慢来。想到这里，他掏出名片对老板说：“老板，你先不慌跟我回家去看，容我回去考虑三天，得跟家人商议，卖与不卖再与你电话联系。”说完，头也不回地大步走了。身后传来小平头着急的喊声：“喂，你叫什么名字？要及时联系，莫错失良机啊！”

田根回到家，把妻子叫到阁楼上，让她看了爷爷的遗物。又说了古玩老板想高价收购的事情。妻子明白事情来由后，平淡地说：“我们凤羽坝九村十八寨，全是白族，从清朝乾隆年起，村

母亲的本色

■ 陈美兰

五月的鲜花，恣意盛开，夏花灿烂炫美，开遍原野，绽放家园，清香四溢。欣赏着城南小院的夏花，我仿佛看到了隐藏在花丛间母亲的身影，看到了母亲笑靥如花的样子，听到了母亲开怀爽朗的笑声。回城南娘家，赏小院花草，是我不变的喜好。

母亲是大地之女，如今还披着农皮，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巍山城南的南熏桥西北，她还有不足一分的土地。本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村子的田地被迫征用时，她可以转成非农业人口，父亲动员她转，她不愿意，儿女们动员她转非农，她也不肯转。当时，我并不理解母亲的心情，不懂得她内心深处对土地的情结。随着我生命的成熟，我渐渐明白了母亲对土地的那颗敬畏执着守望之心。母亲的本色，充满浓郁的泥土气息，泥土味道纯正。母亲初心不改，本色不变，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依然坚守着一小块土地。我们动员母亲，现在不缺什么了，想吃点什么菜就去市场上买点，不要再地里干活伤身体了。母亲总是会说：“我去参加活动，强当锻炼身体，我身体好了，不用你们操心，就是对你们工作的最大支持，就是你们的福气了。”有时候，当着我们的面母亲也答应承诺，不去做了。然而，背着我们又偷偷去消耗与她年龄不相符的体力了，当然，有时候父亲也会陪同她一起去。

在母亲的脑海里，二十四节气，很熟悉，有时回家听母亲说节气谚语。我清楚母亲又盘算着，那几厘地上又该种上点什么了。母亲的本色，便是瓜果蔬菜色；母亲的本色，便是质朴厚重的乡土情结，情系大地，心寄田间。母亲对土地的挚爱，可谓剪不断，理还乱。离开土地，母亲的心田上必定会长出惆怅，长出愁绪，结出难解的心结。母亲的乡土情结，

便是大地上结出的中国结，如同华夏大地上千千万万农民一样，眷恋土地，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失去土地，农民似乎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我曾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我们边陲地区巍山，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我上高中，城南外生产队落实承包到户，各家田地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记不清楚抽签那天母亲因何事不能去，只记得，母亲把这一光荣任务交给我，让我去参加抽签。到了巍山山路口南的那一片田间抽签处，焦急等待，焦虑心默默祈祷，希望能抽到一个好签，那是一大家子未来的希望呀。轮到我了，抽好签，打开看，负责人告诉我是什么田哪丘田。我急忙回家报告给母亲，因了母亲对生产队的田地，如同熟悉我们姊妹四个一样，听到后母亲兴奋地一个劲地夸我，说我的手气好，抽到了靠近黄栌嘴水库的上水田，放水不用愁了，那丘田土地肥沃。我记忆深处，那是一次母亲对土地最喜爱的欢呼声，赞美声。后来，我们跟随母亲，耕耘过那丘田。随着岁月，我们姊妹四个，像田里的庄稼一样，在父母的守护下，慢慢成长，成人成才，一个个都离开了曾经滋养过我们的厚实土地。但几十年来，我们的视线因母亲一直守望着的土地，也未曾离开过养育我们的辽阔田野。

母亲的本色，朴实无华。母亲在天地间，劳动的姿势最美。母亲的身上沾满泥土的气息，泥土的味道已经浸透在母亲的生命里。如此土地的母亲，在固守本色的同时，也能接受新鲜事物，融入社会生活，由土变洋，劳碌泥土中能长出玫瑰，散发芬芳。瞧，母亲被烫过的一头银发，熠熠生辉，本色农民，诗意雅致栖居慢生活小城，行走在古城四季里。